

社會科學叢書

何炳松劉秉麟主編

俄國合作運動史

季德著
吳克剛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社會科學叢書

何炳松劉秉麟主編

俄國合作運動史

季德著
吳克剛譯
吳克剛

商務印書館發行

社會科學叢書
俄國合作運動史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季

譯述者 吳克剛 德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Social Science Library

LA COOPÉRATION EN RUSSIE

BY CHARLES GIDE

TRANSLATED BY WU K'É KANG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Oct., 1931

Price: \$0.5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序

吳克剛先生譯成中文的這本小書，內容是兩個大國的合作運動的歷史及組織。這是兩個合作運動最發達的大國：英國及俄國。

這是一件令人大可注意的事：這兩個國家的國情，完全相反，無論在政治方面，無論在經濟方面。一個是經濟的放任主義，「自助」的誕生地，一個是共產主義的國家。一個是工業的，商業的，一個是農村的，一個富，一個窮。但是國情雖是相反，兩國的合作運動，卻同樣的發達！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合作運動，是無論何國，都同等適宜的植物，因為合作是無限國界的確屬於人類全體的。

在中國，合作運動也一定會成功。比較別國，尤其易於成功，因為中國是自古以來，始終實行「團結」及「休戚相關」的國家。合作不過是範圍擴大的家族而已。也不是只有工人，纔能實行合作，是人人可以實行的。三十餘年前，我提議用虹霓的七色，做為合作旗，象徵

一切國家，一切階級的聯合，一九二一年，國際合作聯盟，議決採用。我很高興想到這個合作旗，不久會在你們的偉大的城市裏高豎起來。希望這個旗會帶給你們和平，給你們一個較幸福的生活！

時常有些中國的青年來訪我，他們到歐洲來，參觀合作制度。我知道你們已經有合作協會，合作學校，及宣傳合作的刊物。已到晚年，行將就木的我，不能希望到你們那裏去，但是我知道我的著作，有幾本已遠游到中國。幸虧有我的著作的翻譯者的熱心，我所散播的種子，會有幾粒，在中國發芽生長——想到這裏，我很高興。

查理·季德

譯者按：這本書本是吾師季德教授，於一九二五年度在法蘭西學院所授的課，由聽講者速記下來，刊印成書。因為英俄兩國的合作運動史，是在一個年度裏講授，所以合訂成一本。譯者覺得兩國合作運動，性質並不相同，決定分開出版。不過寫信給季氏時，忘記特別聲明，使他寫的序裏，仍說到兩國國情的不同。這是應該向讀者聲明的。

還有一層，因為郵局的延誤，使季氏的序，寄到時，上半部英國部分，已經付印，所以在此地發表。

序

三

俄國合作運動史目錄

序

第一章	俄國革命前的合作運動	一
第一節	俄國合作運動的起源	一
第二節	合作運動的進步及趨勢	九
第三節	歐戰期內俄國合作運動的猛進	一六
第二章	多數黨革命後的合作運動	一三三
第一節	馬克斯與合作	一三三
第二節	列寧與合作	二九
第三節	共產革命後的合作運動	二三三

第四節 強迫合作——列寧與老合作運動者分裂	三九
第五節 國立合作社	四八
第三章 新經濟制度下的合作社	五四
第一節 強迫合作的失敗	五四
第二節 恢復自由的合作	五七
第三節 政府與合作社聯合抵抗私營商業	六四
第四章 消費合作的各種形式	七五
第一節 全俄消費合作社聯合總會	七五
第二節 工人合作社	八〇
第三節 居住合作社	八五
第五章 土地問題	一〇〇
第一節 土地的缺乏	一〇〇

第二節	米爾制度·····	一〇四
第三節	土地革命·····	一一六
第四節	農業合作·····	一二六
第五節	農村合作的現狀·····	一三五
第六章	俄國合作運動的現狀·····	一四五
第一節	統計·····	一四五
第二節	俄國合作社的生活·····	一五一
第三節	合作教育·····	一五七
第四節	婦女合作運動者·····	一六〇
第五節	俄國合作運動的缺點·····	一六四

(附本書譯名對照表)

俄國合作運動史

第一章 俄國革命前的合作運動

第一節 俄國合作運動的起源

俄國莫斯科式的合作運動，與英國羅去載爾式的合作運動，完全不同。這種共產主義的合作，是在多數黨革命後，纔實行的。不過要了解牠，應該先知道革命以前的合作運動的歷史。

合作運動，在俄羅斯這個國土裏，似乎特別適宜。俄國民族的固有的道德性，親愛，易於團結，使合作組織，容易實行。俄國人互相稱呼，用「托發里虛」(tovarich) 這個字，比法國人用的「公民」，甚至於「同志」，都親愛得多。在俄國城市裏，一位路人，走近你的身邊，好

像老朋友似的，與你談話，是極其常有的事。有時候，會有一位不識字的女人，拿一封信，請你唸給她聽。有時候——我在莫斯科，遊覽某博物館時，就遇見一位——會有一位農夫，穿了粗布工衣及楊樹皮編製的長靴，很和善的來問我一句話，我當然不懂，同伴告訴我：『他問你是不是共產黨黨員。』如果在巴黎，羅佛博物院裏，一位老先生正在那裏忙著觀畫，有位工人跑去問他是否共產黨，大家一定要十分驚愕駭異了。

非但外表如此親睦。合作的實行，在俄國確已很久了。

這種合作，有兩種形式，一是米爾（mir），一是阿台耳（artel）。

大家知道，「米爾」是一種農區。土地歸農區共有，分配給全區居民，每若干年，重新分配一次。雖然各人分去的田，各自耕種，但是在「米爾」組織之下，強迫他們有一種互助的組織。

一八六一年，農奴制度廢除以後，農奴自贖，應付的錢，農區要負責償還，「米爾」這個事實上的團體，牠的「休戚相關」的性質，已得到法律的承認了。

有了米爾，進而實行合作，自然容易了。

另外一種團體，名「阿台耳」，等於法國的勞動合作社，也很普遍。關於阿台耳及米爾，後面還要詳細述說。

不過，俄國民族的特性及習慣，雖是適於合作，但是另外一面，也有許多阻礙，使合作運動，發生困難。

第一層，是俄國人口的極其分散。全國都是些小村落，彼此間的距離極遠。

人口的稠密，也是合作運動的發生及發達的條件之一。星星點點的分散在極大的面積上的人口，是很難結成團體的。

俄國這些村落，非但極其分散，而且極其貧乏。無論是消費合作社，生產合作社，或是信用合作社，便是最小的，也要有一點資本。而俄國這些村落，很難用招股的辦法，集得資本。

還有一個原因：即是缺乏知識。我曾說過，合作運動，不該是知識階級的特權，全世界的合作運動，已經證明，便是最愚蠢人，也可以變成最熱心的合作主義者。不過，如果社員不能

閱讀合作期刊及小冊子，甚至於不能看合作社章程的條文，甚至於連信也不會寫，則知識的缺乏，確足以阻礙合作的發展了。

還有飲酒的習慣。從前的俄國，酒由政府專賣，每年收入極多。人民不能開設酒館，賣酒供客，這是犯禁的。不過政府是可以公然出賣。

法國人到烟草局裏去買郵票及烟草，俄國人則到政府設立的機關裏，去買成瓶的酒，到飯店裏飲，或就在街上飲。逢了有市場的日期，許多農民上城，買了預備飲一星期的酒，就做一次飲完，以致死了一般的醉倒路上。

飲酒的習慣，對於合作運動，是不利的，所以比利時等國的合作社裏，是絕對不賣酒的。俄國這些農民，所得金錢，完全用以買醉，顯然不會去加入合作社的。

這些阻礙以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即是官廳及政府的仇視。許多年間，他們盡力阻礙合作運動的發展，使牠不能成功。

在一切國家裏，政府如果專制，合作社一定被疑懼，時常被壓迫，這也是合作社的光榮。

呵！

我們法國人，卻也沒有責罵俄國的資格。在法國殖民地裏，我們的政策，與從前的俄國完全一樣。馬達加斯加，印度支那等法國殖民地，土人通常是沒有組織合作社的權利的。可是便是在殖民地裏，移民及土人，最受奸商們的掠奪。

在德國的信用合作社，已極發達的時候，俄國政府，竟不許俄國人模仿，認為危險。一八六〇年，許爾志要在里加——當時屬於俄國——城裏，演講信用合作，曾被政府禁止。

俄國政府，雖想關閉這個俄德交通的要道，里加，但是於一八六五年，這裏首先成立一個消費合作社，合作運動，仍是由這個門裏輸入俄國的，不過有人說，首先設立合作社的，是烏克蘭。

一八六五年這個年代，是很可令人注意的。因為很奇怪，許多別的國家的合作運動史裏，這一年都很重要。便是法國，許多重要的消費合作社，也都是在這一年發起的，許多至今還存在。在經濟的及社會運動裏，許多事件，各地同時發生，這裏也是一個好例。

自一八六五至一八七五年，俄國合作運動，逐漸擴大，開始的時候，情形極好，好像可以毫無阻礙向前進步了。便是因為沙皇政府的仇視，當時革命的知識階級，對於合作運動，十分熱烈的參加，他們認合作是社會主義的實際的組織。甚至於那些有自由思想的人，也熱烈的參加。

俄國合作運動的最初的宣傳者，這些知識階級的姓名，我用不着一一敘述。只舉出一個人的歷史為例，我與這位，時常通信，頗有來往，這人名巴林，是烏克蘭的哈科佛人，他在書店裏做事，因此可以有機會讀書研究，關於合作的知識，極其淵博。他並且遊歷過西歐，參觀過英國的合作社。因為他的外國文的智識，被任為哈科佛大學圖書館的助理。他演講過幾次合作。不過有一次，演講以後，主教認為他的話太危險，於是在俄國教會最高委員會（Saint-Synode）的高等檢察官，朴比多諾斯柴甫那裏告他。這個官，許多年間，慘殺虐民，其權勢與從前西班牙懲罰異教徒的「大法官」一樣。朴氏遂寫信問哈科佛的省政府，巴林是個怎樣的人。省長回信中的一段，引在下面，十分有趣。可以看出當時俄國官廳，對於合作

運動的感想。

『巴林對於合作，十分重視。他讀過許許多多關於合作的書，現在還是閱讀。結果是使他盡力想在經濟活動的每個部分裏，全都實行合作，以使人類全體，人人幸福——這一點，確實明顯的證明他是一個瘋子。』

『在地方的報紙上，登載他的演講內容，毫無道理，而且與共產主義者及法郎斯台派（Phalonsériens）的主張，頗相近似，既在報上公然登載，也許大眾以為這種演講會得教育官廳的許可，我於是將他的第二次演講禁止。巴林的神經，既是有病，演講這種事，當然絕對不是他所能做的。』

他於是被解職，仍在一個商店裏，找到一個職員的位置，不過他一點也不瘋。我每想到他，總覺得很可親愛。可是我要承認，他可以算是一個『熱狂者』。一八八七年，法國合作社在都爾舉行全國大會，他曾寫來一封長信，引幾段來可以證明。這信太長，只能引一兩段：

『俄國民族，這個挨苦受罪的民族，正在黑夜中走着，只有幾個電光，或東或西，來指

導我們。但是電光強烈奪目。你們——這些法國的合作主義者，則給我們以純潔的光，照耀着我們前進……」

『我寫此信，向你們表示，我們的感情是一致的，我們是聯合在一起的。我很高興：想到我們的——俄國人與法國人——理想是一樣的。正如我仰觀天上一顆星時，我很高興：想到遠方的兄弟，也在那裏觀看。』

『我在聖彼得堡，第一次遇見一位最初的合作主義者費來斯查金時，當時他還年輕，剛纔開始宣傳合作，他的清明而誠懇的眼光，使我大受感動，我遂問他：『在你的合作社裏，奶酪造得好嗎？』——他回答道：很好，因為我是一個好合作主義者……的確，合作主義者，都是些好人。上帝也是贊助他們的。他們的仇敵，有什麼辦法呢？』

這幾段話，可以證明，當時俄國提倡合作的人，思想是怎樣的玄妙。

不過這個熱情，前後只有十年。十年以後，一八七五年，可以說是已經消滅了。此後三十